

難捐此瓊林大盈之積而後能保有金甌無  
缺之宇職昨所請者百萬兩諸臣所請者二  
百萬兩擇便而圖因急而用伏乞

皇上早賜一日有財有用有人有土于以轉危爲  
安將在茲矣

○吏科給事張孔教題爲國勢阽危已甚  
聖心悔悟無機天怒難回民情鼎沸懇祈  
聖明銳意圖新

勅中外臣工同心勵氣以定亂危以安

九廟神靈事職聞爲天下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未有已亂已危而不圖治安如今日者  
曩自奴酋發難選將徵兵撥金括餉驚擾暨  
于海內供應疲于閭閻冀得剪逆雪耻紓

皇上東顧之憂耳不意慮勝無奇東師敗衄罄海  
內之物力遶九邊之精壯不惟不足以殄滅  
逆虜而一朝盡拆于虜手若摧枯然職不覺  
拊膺而嘆痛心疾首不但爲遼憂且爲九邊  
憂爲輦轂憂爲

祖宗締造艱難之基業憂職亦不敢爲過激之言  
揣時度勢若

皇上循此而無變計知土崩之禍不遠也邇者遼  
事決裂遼之有無尚不可知越關而西如入  
無人之境都門戰守具一無所備此目前剝  
膚之患舉朝拊膺若焚棟漏舟慮在覆亾而  
皇上漠漠然不動也檢發帑金極其恡惜至於補  
大僚下科道釋縲臣起用監軍一二事杳然  
無有消息請之愈急持之愈堅是明以天下

大利害與臣下相持耳豈今天下尚有可需  
之時別有挽回之術乎不知安危之機在于  
呼吸寇入門庭逼近堂奧堂奧不守勢必播  
遷興言及此

皇上亦何所恃而不恐也

祖宗德澤旣消鑠之將盡國家威靈又漸滅而無  
餘天變人怨物怪人妖無處不災無處不亂  
皇上獨擁居積冲斗連雲自以爲福德全備尚是  
全盛天下而不知括盡天下之財徵盡天下

之兵不能致一奴酋死命尚謂

廟堂之上有人哉議者謂爲全遼計急在徵兵  
矣第各邊精銳半已調遣各虜要挾業又蠢  
動若九邊再擾誰其禦之其勢不得不取之  
于召募然召募非可以頃刻至也驟集之衆  
團聚甚難烏合之徒其欲無厭况二百萬之  
加徵猝難取辦若再益以新兵馬匹器械更  
端另給于何取償即使二萬之稅盡抵遼下  
遼之爲遼尚未可知而况可慮者又不止此

也嚮者加派之議以爲事可早竣庶幾加議  
噢咻再培根本今敗壞至此停兵何日罷徵  
何時小民頻歲災流之後橫征剝削之餘業  
已膏髓俱盡不供敵楚挺而走險將瓊林大  
盈徒爲盜資臣子之所不忍言者必在目前  
矣最可念者遼左軍士萬里之勞三冬之苦  
聖諭傳宣止以經略巡撫于額外加恩夫額內尚  
憂不給額外何所施恩徒以空言絕無實惠  
匹夫有心豈可欺乎無怪乎心灰色喪屢戰

屢敗也伏惟

皇上速下詔罪已慨發帑金數百萬如吏部所請  
補大僚下科道釋縲臣一一允行職無任待  
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遼左阽危益甚措餉  
共濟爲急懇乞

聖明速賜允用本部左侍郎以資共理以濟時艱  
事臣自逆奴訐逞以來其于措餉一事朝夕  
拮据益不覺肝爲之焦血爲之枯矣顧今者

將士隕道臣亾寬奠鬻陽諸路已岌岌不可  
保又虎酉等乘機要挾謀犯山海一帶此番  
情形比去歲更迫舉朝僉謀合議莫不以選  
將募兵爲要着而師行糧從餉尤在先伏奉  
明旨有云增兵添餉等事着部作速覆議臣部司  
餉者也司餉安得不切籌餉而籌餉安得不  
切資人即使臣部之餉有盈無詘徵至求獲  
猶難以一手一足之力兼而理之猝而辨之  
而籌餉于今日議那借則那借已遍議揆括

則摻括已窮議抽扣加派則抽扣加派已廣  
向之措處者業窮于無可措之地今之添益  
者將窮于無可添之處就今將百工助予尚  
難着手而欲以臣一人之身左支右吾前慮  
後跋能克濟乎日吏部爲遼左損將喪師兵  
食切需料理遂以楊應聘推兵部左侍郎祁  
光宗推右侍郎李起元推本部左侍郎坐名  
催請幸蒙

皇上俞旨將楊應聘祁光宗二臣慨賜允用而李  
起元本部左侍郎之

旨尚且杳然此豈謂有兵可以無餉而臣部今日  
需人之亟可後于樞部耶抑謂已藹用右侍  
郎李長庚督餉而左侍郎之缺可虛而不補  
耶夫部堂之有左右侍郎猶人身之有左右  
體今使人身有左而無右與有右而無左均  
非體也而况臣部值太倉如洗羽書狎至之  
日體有不備何以運旋且臣年逾七十精神  
已甚衰憊計慮每苦弗周卽有右侍郎李長

庚然止督理催僭于外而部中一應派發餉銀作何設處作何接濟又九邊因諸虜蠢動之故需討星急千孔百出頭緒龐多雖自分之一片竭蹶苦心無計可圖卸擔而獨手難拍單力莫肩必至周章掛漏注措弗及其爲貽國家宗社憂罪方大耳伏乞

皇上俯念臣力孤孑邊事孔棘卽將吏部見推本部左侍郎李起元立賜點用并着令免代作速赴部到任庶分猷有人羣策畢舉而士馬可期飽騰奴酋亦可期殲滅矣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王師屢敗懇乞

聖明大修戰守之具以保全湯事昨者東師之失損威辱國至不可言虜方鴟張于外而民心又搖動于內欲戰則雍容儒雅之人何以當強敵欲守則數月以往我師自疲久客思歸人無固志况我畫地而守虜且擇弱而攻我兵分而勢輕彼驟來而氣銳懸兵往救又有百里趨利之虞今日之事所謂戰守俱難者

也然以職計之強弱有何定形戰守有何定勢在用之何如耳謹列爲數款以祈

陛下之採擇焉

一曰募新兵以作戰氣夫國家太平久其營伍中荷戈戰者皆老弱無意氣之人也以此輩人而使之當鋒據危有轉多而轉敗今宜勿拘資格擇五將軍而各佩之將印先給以金錢而使以其意自爲召募或取之市井叢賴之中或出之囹圄必死之地衣甲裘馬煥然一新以驍銳之子弟能過十人者爲隊長能過百人者爲百夫長過千人者爲千夫長士有功名之望而後氣相感類相從所謂得一人而兼十人之用始可以從事枹鼓也伏候

聖裁

一曰重將才以備征戰語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明乎

宗社生靈之所守也宇宙大矣豈無曉暢軍事足寄安危者但一苦于循資之調一苦于衆賈

之口決無所得豪傑之才耳李靖郭子儀皆  
出之刀下而堪爲將岳飛魏勝皆出于民間  
而堪爲將劉錡趙范皆出之貴公子而堪爲  
將是在秉國者廣詢而面決之彼可當一面  
者其議論決人物不尋常者也若有事也而  
但遣廢將以往無論本是庸人不堪重寄彼  
其名位已尊富貴已極豈能冒白刃以立奇  
功哉至于衝鋒陷敵之人所在而今日百姓  
明日將軍必有驍勇之人旦夕應募矣伏候

聖裁

一曰速遣援遼陽之人經略楊鎬本無必勝之  
策所以決計深入者下苦于將士之請戰而  
上苦于

明旨之切責也况此時邊關外破士女內震遼陽  
一片地不岌岌乎殆哉今議起御史熊廷弼  
爲宣慰使科臣姚宗文爲閱視使者此兩人  
皆聰明勇決使以其意各募一軍駐于河東  
西以爲諸城聲援軍中叅佐偏裨聽其自爲



建置虜知內地有備決不敢徑攻深入遼陽  
固而廣寧山海無虞矣伏候

聖裁

一曰節糜費以給軍實國家公私困竭者總之  
浮費妨實務也

陛下誠宜御文華殿召職等而計節嗇如象馬二  
項每年費可三十萬無一毫之用內官監局  
諸匠作人役皆無實用不知費糧米若干錦  
衣衛城守營備兵營及皇城四門外城九門  
皆以無窮之費填之尾閘壩上養馬處所皆  
虛冒可笑但得

皇上毅然決去無拘舊例大司農及在外撫按呼  
吸可相應則天下之大豈其憂束手哉伏候  
聖裁

一曰預備軍國之大臣夫古來國家之敗外苦  
強敵內苦奸盜耳欲平強敵莫若練兵馬欲  
弭奸盜莫若明賞罰卒然有急而視指煩多  
法令數易此亾之道也莫若先期擇可提督

中外者予之以權凡所建設皆聽其慮漢唐  
以來皆宰相事然非有謀有斷者不可以當  
此重任及今圖之已爲過晚

陛下可不先期備此安危可倚任之人乎若臨時  
圖之必無及矣伏乞

聖裁夫以今日事勢燃眉爲國慮者不過曰何處  
尚可調兵幾許何人曾爲大將尚可拔之以  
往耳而職之愚計乃獨迂緩若此以有餉則  
有兵援遼使者到彼處收聚散亾激勵子弟

遼四郡之人未必不爲用也遲之半年而職  
策得行內固外威可以濟事矣若拘于成例  
溺于時套兵不成將法度不成法  
度徒使取笑于賊耳天下事尚可爲哉伏望  
陛下特賜省覽

○協理京營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遼左羽書踵  
至京師戒備宜嚴謹陳京營簡練要務以消  
奸萌以固根本事

國家承平日久罕聞兵革之事自奴酋發難以

來人情已多搖動近見援師覆沒愈益惶駭  
惟恐棟焚將及莫必其命弱者思逃強者思  
逞洶洶之狀不堪聽聞建威消萌惟京營是  
賴而驕脆玩愒之習勢不能亟返惟是選鋒  
九千慣習弓馬而住居四散下班之後緩急  
亦不足恃是以臣等昨年有各營選練家丁  
之議食糧如選鋒顧卽以選鋒缺補之是朝  
四暮三多一家丁便少一選鋒矣如以營軍  
缺補之則一丁兩餉添家丁一少營軍二矣  
是以屢行選募尚未收補若不一破常格終  
成道傍之舍臣請各營家丁照臣等舊議每  
營定五十名其月餉本等單糧外各另加糧  
一石總計各丁一千七百五十名歲加糧不  
過二萬一千石糧雖稍溢原額事則當于實  
用此目前權宜之計也其餘單糧諸軍中有  
老弱者先是臣等亦漸次汰革許以子弟自  
代更替幾年怨望漸多蓋驗軍而後收軍驗  
糧而後收糧幾番輾轉停支數月此羸者軍

何能堪此臣近與督臣議名則以乙頂甲糧  
仍以甲給乙不必又驗軍一番收糧一番俟  
季終類報更替免其住糧稍破拘攣潛消怨  
讟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也顧單糧之選汰  
第可革老弱而以子弟更補未必皆強力之  
缺家丁之選募第取備倉猝而以擔石招揀  
尚不厭壯士之腹臣見營中聽用官劉光溥  
蓄有家丁數人曾命護糧山海欲藉爲選鋒  
則辭不顧以雙糧不足資給也又鮑承先所  
募出防家丁撤回之後行糧旣停亦辭雙糧  
去矣不有厚餉何以養壯士而盡其力京師  
內外五方雜處奸宄不逞實繁有徒御得其  
道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徂詐咸作敵及今  
不可不蚤爲計也今五城非不遍行收募而  
糧餉無着空言號召義俠之士安肯藉名在  
官臣請戶兵二部一面議定糧格一面推擇  
知兵將領一二員以選練屬之而監以巡視  
科道佐以兵部司官選練旣定卽以本將統

領移駐通州與京營諸軍相爲表裏內可以  
消奸雄睥睨之心外可以示虎豹在山之勢  
此亦根本至計也至各省真奇才異能之士  
勇力工巧之徒伏在草澤者豈曰無人合行  
各巡撫衙門廣爲摛羅厚加資給咨送兵部  
拔其最者破格錄用其餘分撥京營量補中  
千把總員缺則羣策羣力畢集于輦下亦居  
重馭輕之一策也火器一節先是已將庫貯  
神器漸次火煨水浸開操之日卽試滅虜大

將軍四位自後逐日試放十七堪用惟是教  
練火器卽寓陣法者臣見原任叅將今繫獄  
張名世似得方略昨冬臺臣唐世濟從刑部  
領發到營試演火器竹筦相兼而用曲盡其  
法暫釋累囚責令教演效則准與贖罪不則  
仍還犴獄此于忠肅所以貸楊洪者也分派  
信地一節昨夏遼事初起卽查嘉靖庚戌故  
事業已分定項目又將原派數目錄送本兵  
惟是正在開操尚未撥守信地器械衣甲火

藥等項臣等已一面料理第事屬工部不能  
不望于同舟之誼爾此皆營中喫緊事務與  
臣職掌相關者謹摘議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亟爲覆議施行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天怒未回人心滋懼籓籬  
重鎮旦夕難支懇乞

皇上立刻臨朝集羣策以保危邊事自遼左出兵  
以來三路喪師將卒損傷幾盡道臣府佐繼  
殞行間雖曰人謀之不臧或者天心尤足恃

也乃連接巡撫周永春揭帖海州有白虹貫  
日之異矣神機庫有軍器被焚之異矣瀋陽  
有風折旗杆之異矣涼馬佃有五星相鬪之  
異矣大清堡有門樓火起焚毀火藥火器及  
延燒民房數百間燒死男婦數十人之異矣  
怪哉何災異之疊見如此也又十一日夜狂  
風驟起將撫院門前旗杆平根摧拆鎮虜臺  
旗杆三處火起夫廣寧乃城鎮之首旗杆係  
遠近之觀此之爲變比前更爲重大更爲切

近嗟乎豈天果欲亾遼而故先出此以示警  
卽喪敗之餘羣情洵懼加以天象若此軍氣  
日益灰靡人心日益驚惶開原商賈士民逃  
竄幾半寬叟城堡奔潰一空遼之爲遼真岌  
岌乎有不保之勢矣遼失而禍立至山海立  
至京師患切焚眉救同拯溺此何等時也

皇上尚可晏然九重不卽出臨御與羣臣共圖挽  
回之計商備禦之策乎其一切遣將練兵護  
畿輔衛都城節經兵部題覆與臺省諸臣條  
議已纖悉靡遺臣不敢復贅但望

姑

皇上卽日出御文華殿召集文武百官令各摠所  
見備陳禦虜方略仍親煩

天語戒諭中外臣工在內者務實心任事毋得玩  
愒偷安在外者須殫慮籌邊安得因循養患  
以消彌天變固結人心徐收滅虜之功無蹈  
覆車之徹庶

天威一震國勢自張自朝廷以至邊徼莫不凜然  
知懼銳然改圖卽醜虜聞之亦且有所畏而

不敢逞此今日安攘一大機括

皇上必不惜此一日之勞而置宗社生靈于度外也不然遼烽之緊急既如彼天心之震怒又如此朝野洶洶以爲京城之危只在朝夕而皇上尤深居大內令臣下無由一見顏色直待寇逼郊關城門晝閉而後出朝集衆面詢退虜之策恐噬臍無及而天下大事去矣臣位列股肱誼宜同休戚誠不忍見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之社稷一旦淪于腥膻故不勝痛哭流涕爲

皇上一決安危之大計惟

皇上及早圖之

○左春坊左贊善徐光啟題爲感事激衷敷陳未議以殄兇酋以安邊塞以永萬世治安事職伏蒙

聖恩洊歷宮案職在珥筆非敢與聞軍旅之事然而主憂臣辱古今通議四郊多壘卿士之耻職雖駑下其忍坐視國卹隱情匿色乎職復



見奴酋作逆以來措餉調兵經營浹歲終于  
覆軍隕將三路敗衄此皆我謀之不臧非賊  
之智力果不可敵也職生長海濱習聞倭倣  
中懷憤激時覽兵傳竊見兵家人門切要之  
論無如管仲之言八無敵鼂錯之言四予敵  
也管仲曰論財而財無敵論工而工無敵制  
器而制器無敵論乎選士而選士無敵論乎  
政教而政教無敵論乎服習而服習無敵論  
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論乎明于機  
數而明于機數無敵如是然後可以正天下  
矣鼂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  
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兩言者雖當世  
所習聞實千古不能易也若使兵卒而不精  
不練甲冑苦惡器械朽鈍節制不諳分合無  
權而能戰勝守固攻取則管仲鼂錯爲愚人  
矣職聞岳飛用兵明日將戰必先會集諸將  
度敵之所以勝我者因謀我之所以勝敵者

展轉數四計定而出試論近日遼東之戰我有一可勝敵乎敵有一不勝我乎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顏矢中其背是總鎮監督尚無精良之甲胄况士卒乎杜松劉綎之偏師獨前劉遇節之單騎冲鋒豈非無紀律乎兵與敵衆寡相等而分爲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敵四豈非不知分合乎戰車火器我之長枝撫順臨河不濟開鐵寬奠皆離隔不屬豈非無政教乎出關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險不能過入伏不能知豈非不識地利哨探無法乎如是而求幸勝果必不得之數也今目前補救事宜如選調近地邊腹兵馬以貼防遼東堵拒山海遠調西寧莊浪久練騎兵以爲後繼與夫京城稽察營操督視整檮預備一切事宜已經中外臣工斟酌

上請職不敢瑣贅職之愚慮以爲戡定禍亂不免用兵用兵之要全在選練此人人所知別無奇法但選須實選練須實練若敵亦選練

之兵又須別求進步務出其上苟爲不然卽  
強弱相懸如卵投石至則糜爛奚論衆寡哉  
雖調集百萬亦空傷民命徒費資儲而已職  
愚以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鼂錯之說一  
一細講而力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材  
異能之士豐其餉給厚其拊循優其作養又  
精求良將以統率之選用教師羣居聚處日  
夜肄習之又博求巧工利器如車乘甲冑車  
火器械等盡法製造以配洽之枝藝旣精然  
後教之形名節制步伐止齊分合進退之法  
中間激以重賞威以重罰教練旣成自能臂  
指相使雖赴湯蹈火無不如意如是者有士  
一萬人可以守出可以戰有士三萬可以掃  
蕩逆奴有士五萬可以制禦西北諸酋使讐  
不敢動矣職爲此說頗似大言但職所謂選  
士非平時烏合之輩蓋奇傑之士衆中之翹  
楚也一郡一邑亦無幾人旣負異材必須厚  
待其製造器甲衣裳扉履亦須數倍尋常此

其勢自不須多然而此輩一人若兼數人之  
餉卽此一人者已足當數十人之用昔齊桓  
之募士五萬晉文之前行四萬秦穆之陷陣  
三萬周武之同心三千勾踐之君子六千皆  
貴精不貴多之效也職志圖報國於富疆二  
策考求諮度蓋亦有年今雖年力向衰多嬰  
疾疢而一切選練事宜頗窺一二第因條緒  
繁多未敢賣塵

聖覽如蒙採擇施行容職另疏逐一詳奏倘職策  
盡用不能尅期見效職甘伏輕言罔上之罪  
若有法無人有名無實拘泥常格因循積弊  
諸凡選募製造操練等事一不如法一不應  
手是皆繫騏驥之足而檻猿猴之勢此其不  
效由用之未盡非職之所失也職願我

皇上上體

皇天傲告玉成之心下念臣民潤草塗原之痛赫  
然奮發聽言用人激勵臣工率作興事卽久  
安之長治于萬斯年區區逆虜何足煩

聖明宵旰之憂如或不然

祖宗三百年生養之赤子海內億萬姓罄竭之脂膏征發哀聚之難若彼耗散失亾之易若此天下事豈堪再誤哉職忠憤所激忘其越俎冒賣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待

命之至

○廣東等道掌道事監察御史唐世濟等題爲遼左孤危已著各邊單匱堪虞懇乞

聖明亟行查核以振積弛以張神氣事竊惟國家竭東南之財賦供西北之灌輸歲糜數百萬金錢以爲修邊固圉之備謂宜在在士飽馬騰鞏干城萬里之勢矣卽如遼左一鎮戍兵十萬豈曰不多小醜跳梁如入無人之境平日養餼謂何曾不得其一手一足之用良由戍伍戲于影占錢糧耗于侵漁馬政壞于誅求陋規釀成格套如將領府佐等官或軍伴或家丁皆其虛冒名色如驗馬印烙等項爲

餽遺爲常例總成掎尅厲階甚且鄉官有占  
役舉人青衿有占役士馬安得不空虛錢糧  
安得不消耗遼人今日始疾首蹙額言之噬  
臍何及頃吏垣疏請耑遣科臣姚宗文遄往  
謂其老成練達必能殫心綜核大有裨于三  
韓此亾羊補牢目前第一急着而職等以爲  
不獨一遼也年來行伍空虛各邊無不影占  
邊情朦蔽是處習爲故常偏裨欺道將道將  
欺撫按長厚者以姑息爲鎮靜容奸益以養  
奸卽振作者寄耳目爲諮諏釐弊或以生弊  
至于每年閱視正以嚴察虛冒駸假失其本  
意反爲邊臣開榮膺之階但見人人韓白在  
在金湯未聞有明目張膽直糾一人以風勵  
各邊者則故套相沿牢不可破也頃頃煩

天語叮嚀令馬上行文時加申飭仰窺

聖明宵旰尤臣子不遑寢處之時速宜查照閱視  
事例具選風力科臣一員前往各邊會同巡  
按巡關各御史凡一應城堡營壘士馬虛實

悉心查核臨時有僱倩應名借補等弊竇期不避怨勞嚴加稽察從實具奏中有欺弊侵冒者伏乞大震雷霆督撫而下輕則褫斥重則逮繫庶羣心有所儆惕邊務立可振舉矣至于科臣仔肩重寄自當與關臣按臣協力同心畢智竭慮圖勝其任而愉快若視爲泛常取一冊藉以交際應酬了事徒增邊關一番騷擾是爲大負任使不忠之尤容職等互相糾舉如顧惜面情重悞國事溺職之罪職等且甘受其罰矣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蔚題爲虜患孔棘國勢岌危敬抒一得之愚以備採擇事職惟遼左之役當未出師時通國皆憂其無勝算顧不虞決裂一至此說者皆歸咎于戰矣然不獨非也其所以爲戰者失策也今大衄之後勢不得不議守然守亦何容易職愚以爲情形不明則不能守大將不擇其人則不能守士卒不募不練則不能守

朝廷之用人不破常調則不能守蓋聞兵家之  
要在于知彼已識堅瑕觀變設謀使我常制  
敵而敵不得乘我頃與奴酋相持半年奴之  
情形在

廟堂杳然不知初猶以爲邊臣必知之特不輕  
洩耳今觀四路出兵鹵莽輕進自投虎口則  
邊臣之于情形何如哉今酋雖蹙伏穴中喘  
息稍定青草漸長勢將復來卽今奴寨動靜  
亟宜多方偵探或垂涎某地鳩合某部落或  
欲出我不意襲陷我城堡皆須密察而預防  
之然後可以堅壁而無疎失若猶然前日之  
懵懵一旦虜騎壓境倉卒無措殊可寒心此  
情形不可不明也三軍之命係于大將今劉  
綖杜松等皆戰歿獨李如栢逗遛觀望全軍  
而歸又庸劣不堪合無將如栢撤回京師又  
順遼人之請仍以李如楨代領其軍以責報  
効又方今九邊將材豈再無人但儲材者當  
旁求之行伍不當盡用世職蓋世職皆膏粱



子弟膂力未必強弓馬未必熟身家性命之  
念太濃捐驅裹革之忠漸薄未若突起行伍  
者材真而志銳量未盈而氣可鼓也昔西河  
淮陰皆從行伍發跡苟得其人不次擢用卽  
雞鳴狗盜之雄投石超距之輩皆可與成功  
名此大將不可不擇也今日援遼無兵可調  
惟有召募一着頃遼撫疏中欲將二十五所  
餘丁加餉勾補以遼人守遼地最爲得策職  
竊以近日損折士卒若干應有餘者若干核  
浮餉以募實兵乃目前第一事至于職鄉河  
南南陽之間竊曠之徒名曰毛兵精悍敢死  
亟宜收用昔年征播之役亦曾調發若餌以  
厚餉可得勁兵數千更得一曉暢紀律之帥  
責成教習分隊操演可以戰亦可以守較之  
老弱充數之輩一可當十此士卒不可不募  
練也

祖宗朝遇封疆有警特命重臣巡邊視師間遣風  
力科道閱視蓋所以破欺蔽定人心鼓舞吏

士一大機括也近日疏請

欽命科臣姚宗文閱視遼東實循往例况宗文清  
貞卓練必能辨此

皇上亟宜允其請至于舊按臣熊廷弼逆料奴酋  
情形于十年之前迄今驗之灼如觀火且一  
片血誠籌畫兵食不辭勞怨凡修邊積谷練  
兵買馬無日不爲戰計卽無日不爲守計遼  
至今思之向使早用廷弼必無今日之敗及  
今起用猶恨其遲宜慰之

命是尚可待徐徐行乎

皇上試思今日遼左是何等光景是何等責任爲  
臣子者只圖富貴保身名誰肯肩此重擔職  
等皇皇摧請實爲

朝廷計非爲廷弼宗文計也所謂用人不可不  
破恒調者此也今勢若燃眉事之宜舉行者  
當不止此芻蕘之愚竊謂目前制禦機宜似  
無急于此者輒敢不避瑣聒妄瀆

宸嚴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題爲遼事阽危倉儲最重仰乞

聖明申飭預防以維根本以固宗社事竊自奴酋犯順

皇上震怒興師撻伐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不謂三路失利殞將喪師屢屢見于塘報廣寧以東岌岌乎不可支矣兼且煖炒諸酋連合而山海以西喜峰以北蠢蠢乎又俱動矣中外惶

惶勢甚危急爲今日救援保安之計又不得不遣將徵兵募卒蒐乘除器轉餉以圖再舉而固封疆在內諸臣敢不殫矢心力瀝血披肝用以共舒君父之憂而臣所司者則在倉場自邊警一報斗米頓加價十餘錢萬一城下戒嚴其湧貴當何如見在倉糧五百五十五萬四千一百石零平時止敷二年之支萬一內地蹂踐黍麥不收其仰給又當何如臣查四十六年分漕運賴總漕之督催總河之

疏濬倉漕兩臺臣持斧而交巡以故去年糧  
完最早于十一月報回空已盡計今年之漕  
必不致稽遲而時事洶洶在在宜防使奴不  
悔禍長驅直入于淺阻處塞一丸之土于停  
泊處施一炬之火則四百萬石之糧未必爲  
我有而狼戾露積之餘適爲羣盜資耳長慮  
及此可不寒心沿河道府州縣凡有事于漕  
者豈可泄泄俱應加于往昔倍竭拮据或各  
官有交兌如期而遲僭運不遵程而進或有  
決排不先事以圖挑濬不如法以阻者總漕  
總河二督臣各盡法叅處無貸如把總科歛  
逗遛運官侵盜延挨許漕儲道兵糧道不時  
覺察輕則自行戒飭重則申詳漕院提問無  
貸仍責令二道同心申嚴防護毋致沿途少  
有疎虞務期早早抵壩粒粒進厥而後倉廩  
實而後元氣充而後神氣奮而後可進攻退  
守而遏夷氛也再查通州爲

神京左臂漕之咽喉也該衛兵固有藉矣今當

及時簡練振揚威武宿重將以董之天津爲  
通州門戶漕之轉關也該衛兵亦有藉矣今  
當演習水師整驗戰艘選副叅以提之一則  
用以佐遼制奴深入一則用以固圍保我漕  
需彼庚戌之變向非御史王忬馳駐通州收  
漕舟艤潞河西毋使爲虜用則虜且扼吭食  
糧何所憚而自行出塞哉臣昨閱遼撫塘報  
據大清堡備禦稟稱本月初八日狂風大作  
將老城門樓火器庫收貯火器火藥等項盡  
行燒燬此固稱係天災安知非賊之奸細所  
爲耶都城民居雜錯人心淆亂太倉草場所  
積糧芻關係非輕儻有奸細潛藏作奸突發  
震駭重地誰爲防之須藉有五城九門巡視  
之臣排編保甲肅清內外詳議隄防倉與場  
始有所賴臣又計太倉舊貯糧石與今歲新  
收或猶可以支持至于京五草場所梁草束  
不過一歲之額數固無多也如或兵馬調集  
草從何備戶部亦應再查何項銀兩可動卽

酌買草束四五十萬以備緩急則軍不慮糧而馬不慮草庶京師根本之地可保萬全其申令通州天津二處兵將兵部業有條畫五城九門巡視都察院并又有疏催無容臣贅臣任倉塲則祇言倉塲事伏望

皇上卽

勅下戶部速爲議覆卽咨行總漕總河督臣一一責成河道漕屬等官毋令懈怠稽遲蚤完漕運務保無虞違者聽漕河二督臣與倉漕二臺臣指名叅處添買草束戶部并卽爲酌議以覆保障都城此其最切要重巨者萬惟皇上加意施行

○總督京營協理戎政忻城伯趙世新題爲傲告日殷隄防宜亟議陳目前急務仰祈採擇施行事切照京營承平日久積習相安自臣受任以來目擊廢弛雖與協巡諸臣日討軍實而訓之思有所更張振作又似涉變動張皇未便舉行頃自奴酋發難該臣疏請增選鋒

補缺額該部以乏餉中止而目前之事較之  
往歲又萬萬不同矣大師一劔風將半亾健  
卒略盡開鐵未知要領今遼正在岌岌而虎  
兔諸酋又稱統衆犯薊扼關若果爾則山海  
一線全遼之聲勢隔絕而奴酋之狡宰煖其  
姻而虎兔其與也其詭秘似未可測則咫尺  
陵京患在蕭牆今日卽萬分整頓尤屬見兔顧犬  
臣備數行間敢泄泄從事乎未敢迂遠瀆陳  
所有目前急着仰祈

睿覽

一議將領京衛將領舊稱冷局無論各官累足  
卽用之者尤多調簡席未及緩而以原任論  
去今營將領約缺其半分布信地勢難兼屬  
不得不取諸聽用暫署乃部下玩爲五日之  
京兆而本官亦視爲一宿之遽廬卽其中不  
無自好者量移不過一列名薦剡適以灰英  
雄之心乞

勅該部或取諸近地板之號頭聽用或超于中軍

千總內俱令刻期到營理事庶前途既永愛惜自嚴矣

一議軍選京營所恃惟有選鋒九千月食雙糧內多壯健可用舊歲疏請欲將祖軍故絕者通融并作選鋒以圖實用以費餉中格至于單糧軍士強半祖軍故多老弱雖年來嚴令代替不能頓杜今盡交換城守矣但查故額各處扎營內外兩城站梁口約十二萬今將班軍實數尚缺萬餘庚戌之變站梁無人不  
得已借之武生夫以賢關養之而以健兒役之况其人數不多終屬非體伏乞

勅該部議將祖軍久絕之額通融改作召募陸續補足事緩不妨議停議汰相時度勢諒該部必不固執也

一議馬匹營馬額設二萬一千二百餘匹而月食料銀大月止五錢六分小月五錢四分視補營已減十分之三而支錢又以五文作銀一分給之日食不敷私行馱載年來已嚴行



禁令今事務洶洶細查原額缺將二千乞  
勅回寺卽給贖表四千匹發營除足原數外仍將  
營馬之疲老者陸續變價奏還回寺是通融  
兩便之術也

一議火器中國長技在火器而京營所恃尤以  
火器爲重承平之日操演原稱故事議裁議  
減未爲不可一旦環城列塞四面攻打冲鋒  
破敵尤取迅利而廠所給火藥奸匠積習相  
同粗糙不堪塘塞各軍領藥到手多將四小藥  
變賣自買迅藥亦視爲故套今何時也一日  
臨變卽各軍甘心零星自辦恐亦無賣者乞  
勅該部嚴勒各匠倍加工本合造迅利或該廠合  
同臣等不時當面抽取試放少不如法坐各  
匠以重罪仍多造多蓄以備不虞可也

一議器械營中刀鎗皆非利器且久不爲換半  
多損壞至于庫貯盔甲價應工部造解者展  
轉尅落益多不堪見貯之盔甲前軍出防皆  
零落破爛各營那移湊處分布在卽必人給

與刀鎗盔甲今已一一查盤缺少乞

勅該部作速星火或兌換各給補或重造萬難自  
緩舊有車輛久不修理已二十餘年矣卽行  
文催修亦似緩局不聞昨歲因東事告急只  
得將營中犒賞那借修理三百輛而送廠者  
聞已修理訖今尚未送營也分信地便當列  
營則戰車第一急著也

一議錢糧營中犒賞罔寺每歲只發一萬六千  
兩到營以作軍賞修理及各項等費承平無  
事每年春秋兩操該臣與巡視臣操練犒賞  
未爲不足但今欲列營在外各軍士勞費自  
是不同而月食米一石又止可鬻錢百餘文  
多亦不二百自不得充額外之賞今卽不列  
營而各軍住居寫遠一時難集思今每日一  
營存操必酉而散每日又給與行糧二分約  
費六十餘兩矣是月費二千兩乞

勅該部思患預防多方奏濟仍聽巡視該臣稽查  
數目奏繳以上六款皆因目前急需寇在門

庭叨司鼓舞不敢爲局外之談就職言職者  
如此伏惟留神採擇卽

勅該部覆議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事敗壞已極

廟算制禦宜周敬陳一得之愚以備安攘以維  
社稷事竊惟狡爾奴酋固女直遺孽也女直滿  
萬勢不可當况復益以數倍蓄練多年包藏  
禍心一旦竊發撫順清河相繼屠陷莫敢誰  
何奴之輕中國也久矣

皇赫斯怒賜劔經略調重兵召宿將大軍壓境奴  
亦惴惴有畏心焉及經略駐遼一載未展半  
籌一舉一動奴必知之奴之輕楊鎬也亦久  
矣其故爲怯弱以嘗我者鷲鳥之將擊也其  
多爲設伏以陷我者猛虎之在山也乃中國  
不戒師出覆滅彼且爲網羅而我則投以鳥  
彼且爲陷阱而我則踏其機殺將覆軍輿尸  
辱國豈真杜松之貪功輕戰劉綎之孤軍深  
入哉語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今楊鎬料理

一隅已經歲月卽不能盡得敵勢之堅瑕盡  
知敵人虛實亦何至地利之或險或易河水  
之或淺或深山林之疎密或可以伏兵不可  
以伏兵道里之參差或可以策應不可以策  
應茫然莫知一味浪戰至此極也張承胤之  
幽薨未散四大帥一監軍之怨鬼又復追隨  
清河撫順之腐骨未枯寬奠開原鐵嶺渾河  
之新骸又復堆積舉四方踰山越水之徵調  
聚國家醫瘡剗肉之撻括經營于浹歲之內  
棄擲于數日之間遼事至此尚可言哉職以  
爲欲救遼非得素諳夷情素習遼事素爲華  
夷所懾服素爲中外所盼望如今推陞大理  
寺寺丞熊廷弼者代之不可也方廷弼按遼  
猶數年以前事也其歸疆起貢之疏已逆料  
狡虜之深情其羈縻安靜之說已預知今日  
之敗局其力量肝膽智勇氣鬼之真實也人  
人共信其可用其募兵積谷修墻築堡之成  
効也鑿鑿可見諸施行使廷弼出而敢有詭

報軍情如楊于渭者乎敢有屢次失援如李如栢者乎諸將有不肅然用命者乎各道有不洽然同心者乎在二三年之內廷弼必能守或二三年之外廷弼又必能勦此斷斷乎無疑而必不可不亟用者但未奉

俞旨料理需人頃者撫臣周永春遼左阡危一疏井井石畫何異金城方略則用永春以代鎬而用廷弼以代永春舟楫相資風濤共濟是今日救遼第一義非破資格不可也不獨用

經略宜破資格也卽用大將亦然今日之大將純袴者不可用也重地者不可調也勢不得不起廢不知武臣自解甲投閑以後大都多習歌舞廣田宅恣所好美耳其狀貌雖在而精神已銷亡矣與其摻之廢置之中不若拔之偏裨之內如今日賀世賢者斬獲有効授之以將誰曰非宜然赳赳干城豈止一世賢哉寬其途以蒐羅之探其實以明試之不惟輒試輒劾抑且隨取隨足職以爲今日之

議將當如是也有將而後可以設兵今日之  
兵遠者不及募也近者無可撤也不募不撤  
將遼人謂我實棄之而驅之使去也莫若簡  
遼之精壯而多募之則身家相衛歲月耐守  
招集易至征繕無煩是亦法之可行而鼓之  
必應者至于三路敗亡之餘兵可得四五萬  
此瘡痍未起當以撫養爲簡練者也蜀楚調  
至新兵可得萬餘此喘息未定當以休息爲  
簡練者也近議挑選邊兵可得一萬此老弱  
易冒當以精汰爲簡練者也臣以爲今日之  
兵當如是也有兵而後可以議守守有二一  
守遼一守關守遼非僅僅守遼陽也城撫順  
以遠偵探繕清河以駐芻糧獲耕稼以給民  
食勤海運以足兵餉是謂守遼守關非僅僅  
守山海關也召精壯以充實京營添兵將以  
隄防要害用間諜以連衡宰賽昭大信以聯  
絡北關擲小利以蔗啖西虜謹斥堠險阻以  
肩鐻九鎮調互市撫賞以狙養諸酋是謂守

關臣以爲今日之議守當如是也能守而後  
可以議戰戰亦有二一曰正兵一曰奇兵何  
謂王兵卽今日守遼守關之兵也經略得人  
將士効命平居推心置腹以作其氣臨事持  
頭穴胸以振其勇我力未集則舉控弦鳴鏑  
之衆皆爲講武修備之人彼隙可乘卽移堅  
壁清野之資出爲犁庭掃穴之用衆整以暇  
功逸以倍故曰正何謂奇兵卽今日要挾討  
賞之虜也虜性無常惟利是嗜彼旣挾奴酋  
以要我我卽借奴酋以市彼所請之賞一一  
給之而且檄總督以諭之曰狡奴狂悖勢所  
必誅爾祖父世爲王臣能舉萬衆滅奴酋者  
卽給以萬衆之餉能舉十萬衆滅奴者卽給  
以十萬衆之餉而至奴之土地府庫金珠貂  
參我無愛焉并奴酋舊例撫賞悉以畀予是  
謂以夷餌夷以奴策奴分其勢不得勾連使  
其詐用以撻伐故曰奇職以爲今日之議戰  
當如是也雖然經略易矣而閱視科臣亦宜

亟選何也自鎬用事以來威令不行賞罰不信昵私交而輕南將則豪傑灰心怯任罪而重卹典則英雄短氣及此時埋骼掩骼扶傷吊死以激發士心旌忠錄勇廟食爵廕以昭布國恩一切觀望逗遛失援詭報之人分別勘明以整頓軍律此惟科臣姚宗文公忠體國文武爲憲勝其任而愉快焉是在銓部補牘而請無容他綴抑職又有說焉邇來風日星火之變極古今未有之災而錦義鼓譟之

民見斬木揭竿之象則患不在外警而在內

難

皇上及此時徹稅璫釋纍臣赦詔獄俞考選養衆庶之和而宣四海之鬱則天變可回猶然泄泄方蹶者奪其鑿而去尚能圖乎矧當遼事新敗之後政論議鼎沸之秋而宵人樂禍之心工假借排陷之術則患又不在民亂而在臣奸大僚羣臣及此時而捐成心布公道持大體定衆紛凝庶績之熙而修本原之勝則



神氣以張仍爾杳杳旣騁者委其轡以追其  
可挽乎蓋上悞下弛釀成蠱壞之虞內治外  
嚴坐奏蕩平之効統惟

皇上率勵臣工戰勝廟堂而已矣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黃嘉善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本月二十一日會集大小九卿科道各  
官會議得遼左殞將喪師危同朝露行間之  
精銳幾空醜虜之猖狂日甚情景若此尚可  
浪言戰乎戰守機宜要在互用應聽彼中相

機進止難以遙度外今日之計亟應收合餘  
兵與之休養吊死傷以鼓忠義起瘡痍以補  
戎行厚議糧餉廣募遼兵蓋遼人生長其地  
終是習虜旣有室家之慮誰無敵愾之心事  
無便于此者唯是殘敗之餘未易多得緩急  
之備難盡靠遼再于各鎮已調外另議一萬  
名以備策應此亦目前急着也河東一帶地  
方或挑壕塹以設防或修殘堡以慎守使奴  
酋不得西入一步而廣寧錦義之間又須日

夜防虜母得急東緩西示夷虜以可乘之際  
而又時加訓練勿因敗以養因循寬其成功  
勿束濕而責效驗斟酌緩急務圖萬全至于  
轉餉一節尤當亟議該鎮兵將久屯芻粟告  
匱宜先米粟而後金錢夫米粟則三軍皆可  
飽也金錢卽日輸數萬而米粟湧貴則士卒  
所受之犒不足以果一日之腹安用費此饑  
不可食之物哉大將臨敵不前罪涉觀望敗  
壞之局必難收拾應以李如楨往代蓋以李  
氏父子兄弟素雄于遼遼人急欲爲將且有  
撫臣之請故從其所願者若此耳其起陞大  
理寺寺丞熊廷弼宜慰遼東持危定傾咄嗟  
可辦所當亟爲簡用以紓

皇上之東顧者也然臣等猶有說焉昔人云人臣  
事君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臣等願經略諸臣  
盡破藩籬同披肝膽勿以彼此分曹期于賊  
酸共濟自然事事中節着着當機不然意見  
各分終成錯悞卽韓范高賢猶不免以此致

敗則國家用人與人之共爲封疆計道無出  
于此也謹述臣等會議之槩具疏上聞伏乞  
聖明卽賜乾斷施行至山海薊門當防都城營捕  
宜飭諸臣之疏併乞批發槩賜允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氛甚惡

廟算宜周敬陳末議以備

聖裁事昨歲遼左之役臣常私憶必我兵訓練先  
固吾圉仍設法絕奴酋糶糴之路禁奴酋貂  
參之利令其日久坐困隨而乘時相機誘之  
離穴然後進勦庶幾可收犁庭掃幕之勲不  
謂衆議棼紜與臣憶見有大謬不然者顧料  
理雖經一年而餉無本色馬無草料軍士無  
敢往之思偏裨無樂用之氣大將非老者病  
者則忌者拗者奮于滅此朝食之一語而瞿  
于師老財匱之過慮草草率率輕易登壇臣  
愚竊謂必不能立破狡奴以紓

天子東顧憂然不謂其三路三劔屠戮無算決裂  
遂至此極也大抵兵家天時地利人和缺一

不可而遼于此三者無一而可誓師之後災  
變異常明示儆戒自當持重再計而竟冒昧  
以前是爲不識天時當敗分兵四路聯絡最  
難必如王文成征泐頭八寨法山川險夷道  
里近遠尺寸不差呼吸互應然後可以決進  
止今進兵路徑偵探未確分布旣亂于前應  
援不尾其後徒以鹵莽墮賊伏中是爲不審  
地利當敗聞經略入遼多自用監軍與之不  
合道臣與之不合撫臣與之不合卽杜松多  
勇劉綎足智一時文武共事無不嫉之如仇  
讐是爲失人和當敗往事已矣悔無益矣而  
臣猶言及者蓋欲知前此之所以敗則知後  
此之所以轉敗爲功也前此明罰勅法會當  
一大創之以存國體而懾戎心應自聽論定  
乃若轉敗爲功計將若之何廷臣初聞報時  
首以發帑請今帑旣發矣作何支用三百萬  
化爲烏有今可再付之一擲乎臣日者有門  
庭幾潰堂奧堪虞一疏蓋根本之慮也已而

反覆思之根本固當併圖而援遼自是急着  
夫援遼則調上谷雲中山西真保湖廣兵共  
一萬聽大將劉孔胤節制刻期出關是矣不  
知此以之助戰耶助守耶竊恐戰固難言守  
亦未易遼之兩河鎮城其當以守爲戰固俱  
急而瀋陽一城爲更急臣考全遼圖及道路  
所風聽寬奠靉陽居遼之東開原鐵嶺居遼  
之北遼值大飭後此數城者皆奴囊中物矣  
而瀋陽一城尤開鐵寬靉與遼陽之咽喉奴  
若一軍由撫順直犯瀋陽則瀋陽必不能支  
瀋陽破而遼陽之藩籬撤東西兩路之血脉  
斷矣目今急務似當以重兵屯瀋陽防其直  
犯而分兵以防各路則又開鐵急而寬奠次  
之蓋開鐵與宰煖諸酋密邇恐宰煖奴酋互  
爲結連乘機大舉而寬靉稍遠尚可徐圖此  
臣遙度之私總在彼中酌量而輕重布之耳  
至于京師根本桑土宜調戎政薛三才品望  
清恬朝紳推重但以病久一聞警報勉強陞

見出而整理京營南樞臣黃克纘謀略優長  
精神強固合移之入內以資緩急而以三才  
別遷崇廡庶兩賢自相成而不相碍者嗟乎  
國家不能常治無亂然當危迫之際必有一人  
焉出而肩挽回廓清之任縱不能如唐之子  
儀宋之希文我朝之忠肅文成卽如近時梅  
國楨萬世德其人者氣魄度量亦足鼓舞人  
情招揀豪傑爲國家効一臂之力何至今日  
而竟寥寥無聞也豈資途所束俸格所限卽  
有偉人傑士無從見用耶今熊廷弼漸已破  
調登庸臣謂姚宗文閱視差或亦當時加職  
銜令在彼中叅謀機務俟稍有頭緒報  
命而返薛國用雄才大略雖習遼左之情事而素  
開李氏嫌疑或另以監軍贊畫等項名色處  
之庶賴其用總之大小臣工自非乏人  
皇上儻勅令各舉所知疏名上請斟酌召集  
闕下以備諮詢以備差用而大僚臺省各官俱  
求一一備員以集思廣益不可謂非根本至

計也雖然論緩急則揀遼爲要論根本則京師並重乃若衡量本末主持急緩則總在皇上與廷臣之一德一心毋以宵人間正人毋以讒言奪忠言是猶所謂本之本急之急者止統已已之變唯是中官王振實肇釁端今陛下數十年不見士大夫獨是中官輩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日昨同官祝耀祖以職掌條上門禁一面知會各衙門令將人役懸掛腰牌以防奸細此非耀祖之不候

旨行也正以

明旨無期不能候也乃忽取耀祖封事批還着遵旨行夫耀祖之知會

陛下何由得聞此必中官告

陛下而

陛下曲徇中官之請自開奸細之門將科臣職掌可以不修閣臣稟擬可以不用奴酋聞之謂陛下何如主矧彼中官不習詩書不暢世務萬一醜夷與之暗通線索異時有不止如王振所

爲者尚忍言哉尚忍言哉至于遼之延頸援  
兵宜調募速往以慰遼望以安遼心以振遼  
氣恐晉楚各處等待難前而若保定若薊若  
遼總屬督臣轄內督臣檄道府檄州縣登時  
召募或樞曹仍委才望司官各同地方官揀  
選精銳而以若干屯山海關以若干屯瀋陽  
各路大約以遼人收遼取數于遼者當爲較  
多星速連催正未爲晚也買馬一節去歲曾  
以五千匹委戶部照磨萬有孚而有孚多買  
至五千五百且馬皆精壯銀有剩餘在督臣  
疏中鑿鑿可據乃督臣方題而有孚卽轉僅  
得別駕匪直馳驅之勞勩未酬抑且尋常之  
遷格不合其胡以鼓舞勞人激勸任事乎今  
日馬匹不知應否宜添買馬不知何人應委  
臣但因兵及馬如此餉不專在折色而本色  
欲多本色不專在軍糧而馬草欲多糧從登  
萊海運草從永平陸運要祈事濟奚惜多金  
若督餉大臣久已奉